

ICANN71 | 筹备周 — ICANN 社群关注：荷兰、青年和互联网治理  
中欧夏季时间 2021 年 6 月 2 日星期三 — 13:30 至 14:30

亚当·匹克 (ADAM PEAKE): 好吧。好的，现在是欧洲中部时间 1:30。欢迎荷兰互联网社群的代表、来自荷兰互联网社群的年轻人，以及来自不同互联网政策和治理组织的成员参加本次会议。

梅嘉丽 (Magali)，请你首先介绍一下本次会议，好吗？然后我们再继续。

梅嘉丽·金恩  
(MAGALI JEAN):

当然可以。谢谢亚当。大家好，欢迎来到“ICANN 社群关注：荷兰、青年和互联网治理”会议。我叫梅嘉丽，是本次会议的远程参会经理。请注意，本次会议正在录制中，请大家遵循 ICANN 预期行为标准。

在本次会议期间，只有用我在聊天室中提供的正确格式在聊天室提交的问题或意见才会被大声读出来。我会在本次会议的主席或主持人指定的时间大声读出这些问题或意见。

本次会议提供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口译服务。点击 Zoom 中的同声传译图标，并选择你要在本次会议中聆听的语言。如果你想发言，请在 Zoom 会议室中举手示意，会议主持人叫到名字后，请将你的麦克风取消静音并发言。

---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

在发言之前，请确保从同声传译菜单中选择你要讲的语言。为了方便记录，请说出你的姓名，如果你使用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还要说明你要使用的语言。发言时，请确保将所有其他设备和通知静音。同时，请大家发言时口齿清晰并保持正常语速，以便口译人员能准确翻译。

本次会议包括自动实时速记。请注意该笔录并非官方或权威文件。若要查看实时速记，请点击 Zoom 工具栏中的“隐藏字幕”(Closed Caption) 按钮。

下面我将交给亚当。

亚当·匹克：

谢谢梅嘉丽。大家下午好。我叫亚当·匹克。我在 ICANN 的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小组工作，住在荷兰的海牙。梅嘉丽，你能不能把写有本次会议发言人姓名的第一张幻灯片放出来？

所以，正如梅嘉丽提到的，如果你有问题要问任何一位发言人，请在聊天中提出来。在评论中以<问题>一词开头，这样我们就能知道这是一个问题。接着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那么，会议正式开始。哦。我还应该说，除了你会看到这里列出的发言人之外，我们还请到了 ICANN 董事会主席马腾·波特曼 (Maarten Botterman) 和我们一起。当然，马腾除了是 ICANN 的主席之外，也是荷兰互联网社群的一位非常活跃的成员，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欢迎他的到来。因为在本次会议上，我们真正想聚焦的是荷兰互联网社群。

作为 ICANN 合作部的工作人员，有一点我们非常清楚，那就是荷兰政府和荷兰互联网组织，特别是荷兰的国家域名管理者 SIDN，一直非常支持年轻人参与到互联网治理和互联网政策当中。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利用这个机会重点展现其中的三位年轻人，让他们向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他们是怎么参与进来的、一直在做什么，以及现在在做什么。

所以，我们请到了纳蒂亚·贾哈亚 (Nadia Tjahja)，她在布鲁日的联合国大学工作；奥克·帕尔斯 (Auke Pals) 为欧洲教研网络 GÉANT 工作；居尔·阿卡奥瓦 (Gül Akcaova) 为荷兰教育网络 SURF.nl 工作。

这些年轻人将为我们讲述他们如何参与互联网治理的故事。之后我们将和从事互联网治理、互联网技术标准和政策的三个组织的代表进行讨论。马腾·西蒙 (Maarten Simon) 是 SIDN 的法律和政策经理，SIDN 是 .nl ccTLD 的管理者。乔治娜·佩特洛娃 (Gergana Petrova) 和克里斯·巴克里奇 (Chris Buckridge) 在荷兰的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欧洲网络协调中心 (RIPE NCC) 的对外关系组工作。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Siranush Vardanyan) 和厄基思·拉玛吉 (Ergys Ramaj) 在 ICANN 的公共责任支持部工作。你们会从英才计划和新生代计划以及 ICANN 学习中心和其他许多项目中认识其中的许多人。

因此，我们将首先请纳蒂亚介绍奥克和居尔，然后再开始自己的演讲。之后，我们将与其他人进行讨论，看看如何才能更好地吸引年轻人进入他们的组织。他们将描述他们有哪些与新成员和年轻人有关的项目或活动；我们如何把他们引入到政策和组织本身的工作中。

---

所以，我想现在先有请纳蒂亚。欢迎你，纳蒂亚。我们开始吧。非常感谢。

纳蒂亚·贾哈亚：

非常感谢亚当。同时，也感谢整个 ICANN 社群邀请我们。所以，今天有我们三个人 — 奥克、居尔还有我本人，我们分别处在青年参与互联网治理的三个不同阶段。奥克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参与了，并且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伴随它不断成长。居尔即将开始她的旅程。而我则处在他们俩中间。

因此，我们希望能够与你们分享我们的经验和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不过我想我们应该从奥克开始。也许他愿意开始和我们分享他的经验。

亚当·匹克：

暂时不要放这张幻灯片，梅嘉丽。抱歉。这是我的错。谢谢。

奥克·帕尔斯：

非常感谢你的介绍，纳蒂亚，也感谢本次会议的每位组织者。我叫奥克·帕尔斯。我去年夏天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取得了信息研究[硕士]学位，现在，从 10 月起，我加入了 GÉANT，这是一个从事研究和教育的泛欧网络。

在我的职业生涯开始时，我不会说互联网治理对我来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选择。它不像是一个你会在某个年龄段告诉自己说“对，我要积极参加互联网治理”的职业。实际上在高中时，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

---

但从我 13 岁开始，就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从事网站设计，并且还开了一个老年班，教老年人如何用电脑和上互联网。同时，我加入了 ECP 组织的数字青年咨询委员会，这是荷兰的一个促进公私合伙，造福互联网社会的组织。

从[听不清]，我实际上了解到我也非常喜欢顾问的角色，我与多个 IT 顾问取得了联系，他们也向我介绍了其他顾问。但当时…我只有 17 岁，几年后我有了一些全国性的大客户。与此同时，我因为顾问工作而被耽搁了一段时间，因此还在读高中。

在那个时候，实际上，它使我意识到，我对互联网的信息感到更亲切，而不是我前面提到的成为一名飞行员。所以，在那之后，我去了阿姆斯特丹大学，学习了信息科学的学士和硕士课程。而实际上，从那时起，我也还是没有听说过互联网治理。我是从荷兰组织 ECP 听说它的，这个组织也在领导荷兰的互联网治理社群。他们其实给了我一个机会来对此有了更多[了解]。他们还和马腾·西蒙所在的 SIDN 以及经济事务部合作，在荷兰互联网治理项目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从那时起，我关注到了一个名为 NERDY 的欧盟项目，全称是欧洲数字青年网络 (Network of European Digital Youth)。实际上，这个项目的目的是对来自几个欧洲国家的五个年轻人进行互联网治理方面的培训。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为期两年的项目，有五次培训，持续时间为一周左右。它让我真正了解了什么是互联网治理，因为当有人一开始告诉我这是什么时，我其实一无所知。

但他们也给我机会参加了 2015 年和 2016 年的全球互联网治理论坛。从那时起，我的网络也开始扩大，我了解到它实际上非常广

泛。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认识了其他人。在每一届全球互联网治理会议上，由于 SIDN 的支持，我们有一天的时间与所有的[荷兰成员]见面，乘坐面包车去某个地方，只是为了认识荷兰成员。

会议结束后，我们回到了荷兰，并在某个地方做汇报。在那之后，在荷兰互联网治理社群的支持下，我自己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组织了荷兰青年互联网治理论坛。而且，从那里开始，我招募了其他感兴趣并且活跃的年轻人。

荷兰 IGF 真正把年轻人带到了其他 IGF 的会议上，在那里，鉴于我接受过的所有训练，不久后我也开始辅导他们。所以，从我自己接受指导开始，我进入了指导别人的阶段。这对我和其他年轻人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此外还有另一条轨道，那就是欧洲互联网治理对话 (EuroDIG)，它的前身是由马丁·费舍尔 (Martin Fischer) 领导的新媒体暑期学校，马丁也发起过 NERDY 项目。EuroDIG 也有非常棒的机会，让年轻人参与到这些互联网治理会议中。

从那以后，对，它实实在在地扩大了。我自己也需要培训其他年轻人，比如说，在阿塞拜疆的青年互联网治理论坛上。与此同时，我也在做我的研究。我去年夏天完成了自己的研究，我加入了 GÉANT，这是一个促进研究和教育的泛欧网络。而在这个角色中，我现在负责云项目，也负责我们正在启动的互联网治理外展工作。所以，实际上，当我加入时，又是一个开始。而我在[过去]学过的课程，现在可以自己实施，也可以考虑让我们加入。

所以，没错，重要的几步主要是依靠信任，因为如果没有信任，我就不能自己开始建立[公司]，也不能获得代表青年的其他组织的支

持。我想，如果没有荷兰社群的支持和那里的轻松氛围，是的，这确实是支撑我一直参与其中的关键。所以，如果没有我们的社群，我就无法积极参与其中。

我想感谢你们的关注。如果需要任何帮助，我愿意传授我的知识。接下来，我要把发言的机会交给居尔。

纳蒂亚·贾哈亚：

太棒了。谢谢奥克的分享。有请居尔。

居尔·阿卡奥瓦：

谢谢。对我来说，这也是开始…嗯，我的旅程是从成为一名学生企业家开始的。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一些导师文章和在荷兰发生的事件的启示，这些文章和事件都与互联网和互联网治理有关，此外还有问责制之类。因此，这或多或少就是我参与互联网治理的开始。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申请了 EuroDIG，并参与了荷兰互联网治理论坛。在偶然的情况下，我也参加了 EuroDIG 的会议，本来不应该有我的，但不知怎么，我被加入了电子邮件清单，然后一切就从那里开始了。我接触了欧洲互联网治理暑期学校 (EuroSSIG)，并在去年夏天参加了 EuroSSIG，因为我也想获得更多关于互联网治理的知识，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现在在利益相关方和围绕互联网治理的其他事情上，一切是如何运作的。

但在这一过程中，我也或多或少地在网上接触到了一些社群。最困扰我的是，虽然有很多社群，也有很多围绕互联网治理的活动，但

不知怎么，我感觉没有融入其中，也没有机会获得某种参与感。我们有大量的邮件往来。

同时，我也是一名学生，并且从两年前开始也在 SURF 工作。但我仍然[没有]机会或时机来回复或回应任何需要反馈的文件，我也无法参加任何会议，因为通知的时间很短，我无法重新安排日程去参加这些活动。

所以，这是困扰我的事情，我无法像我想要或希望的那样积极参与互联网治理。目前，我在 SURF 工作，担任项目经理。幸运的是，SURF 也通过一些社群参与了荷兰、欧洲的互联网治理，我相信这也是国际的。我希望很快我们也能在 SURF 开展更多关于欧洲对话的工作。以上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

纳蒂亚·贾哈亚：

好的，非常感谢你分享自己的经验和关切。希望我们后面的演讲人能够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接下来我想分享我的故事。实际上，我要从我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开始。我叫纳蒂亚·贾哈亚，是布鲁日联合国大学比较区域一体化研究院 (UNU-CRIS) 的一名研究员。我现在正在研究的是，理解互联网治理中多利益相关方主义的合法性。目前，我正在研究利益相关方的转移，也就是利益相关方是如何从一个群体转移到另一个群体的。

但是，我所关注的一个有趣的统计数据是在 IGF。有多少人是真正重新参加会议，其中有多少人是新来的。所以你们看到，蓝色的是 2006 年到 2019 年新参加的人。超过了 60%。



回来参加的人标记为红色或黄色，其中红色是那些过去一直在并且未来也将会留在同一工作岗位的人。而那些黄色的 — 也就是我所关注的利益相关方转移 — 他们是那些正在考虑改变自身角色的人，无论他们是否更换组织，也无论他们是否更换实际的利益相关方团体。

过去几年里，我一直在参与。我参与了 EuroDIG 的青年部分 YOUTHDIG，我们邀请全欧洲的年轻人来学习更多关于互联网治理的知识。此外，我还参加了互联网治理青年联盟，这是互联网治理论坛的一个动态联盟。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开始，我就不会来到这里。我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的起点绝对是悲惨的。

所以，谢谢你放上这张幻灯片，但我不再需要它了。

所以，在 2016 年，我与一个名为“新闻价值” (Newsworthy) 的小团队开始了一个项目，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和在线激进化，我们还因此赢得了美国国务院的奖项。我们与世界各地的 25000 名年轻人互动，解决这些问题，并教他们事实核查和服务验证。

基于这个项目，我被邀请到欧洲理事会探讨青年参与互联网治理，实际上他们告诉我“为什么你不去参加 IGF？”所以，我找到了一个私人投资者，他把我带到了日内瓦。于是[我出现在了]日内瓦的一座非常庞大的建筑内。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完全迷失了方向。我谁都不认识，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对这个结构一无所知。但我确实知道荷兰有一个代表团。

所以，他们告诉我，“荷兰有一个代表团。他们有一个展位。你去找他们。”于是，我去找到了这个展位。他们告诉我们，“如果你有任何需要，有一个 WhatsApp 群组。你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我们

会尽可能地支持你。我们也会通知你其他荷兰成员的出席时间，如果你愿意，可以为他们加油。”

这就是我参与的第一次互动。所以，我悄悄地加入到这个 WhatsApp 群组中，并[进展][听不清]。我没有参与其中。这是我大约五年前的计划。

然后我就在这栋楼里走来走去。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后来有一个人站在门口，他说，“我要开一个研讨会。”我当时想，“那太好了。”

他问，“你想加入吗？”我说，“当然”。所以，我走进这个研讨会，不知道正在进行什么。他让我坐到前面，从来没有人愿意坐前面。于是我坐在前面，我旁边大概还有三个位置。

有几个人在聊天。我旁边的人转过身来，说：“你好。我来自 RIPE NCC，我要给你我的名片。”于是，他给了我他的名片，我们聊了几句。我说，“我是新人”。他说，“哦，你知道，如果你有任何问题，请告诉我，我很乐意向你解释。”我什么都没问。完全被吓坏了。我不知道这个男人是谁。

所以，好吧，我们进入了这个研讨会。我尽可能地分享我的知识和经验，但有些概念真的让人很困惑。所以，会议结束后，他问我，“会议怎么样？”我说，“嗯，有一些概念我不是非常明白。”他说，“哦，这不是问题。我可以给你解释。”

于是我说，“哦，太多了，所以…”他回答说，“别担心。如果你有时间，我们可以边走边说。”我说，“我的意思是，我不用做任何事情。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所以，好吧。

---

我们边走边谈。RIPE NCC 是这样一个地方，如果有人第一天来，你就必须和 RIPE NCC 的这群人一直待在一起。所以，有时我站在那里，这个人就给我解释像 IPv4、IPv6、物联网的意思等等。我想，好吧，学东西。

所以现在我被 RIPE NCC 的人包围着，当我见到这些人的时候，他就把我介绍给他们，并向我解释他们做什么，参与什么活动，我们之间可能会产生什么联系。

之后每个人都互相介绍。他转过脸去。他转头之后，我站在这群人当中，他们互相交谈，我感到有点失落。在他忽然退出对话之后，他们就好像不再看我或不再了解我。后来，他重新把我拉进来，我们再次交流起来。我感到真正的包容。

后来我心想，好吧，我需要调整一下自己。所以我说，谢谢。我说再见。于是我走了。在 IGF 期间，我尝试着认识很多人，并收到了一些邀请。人们邀请我去各个不同的国家，参加各种不同的活动、不同的项目等等。但前提是我可以负担自己的机票费、住宿费和参与费用。

我坐在那里，心想，“好吧，你给了我这个绝佳的机会来认识这个政府部门的人，还有一些互联网的创始人。你邀请我认识来自 ICANN 的人” — 而我当时并不知道 ICANN 是什么。但人人都说，“噢，认识 ICANN 的人。真的很了不起。你会得到高级职员的位置和一切。

我当时想，“那太好了。”但前提是我得付钱，我得做出贡献，提前为此写文章，进行了市场推广，进行了社交媒体报道。但这些事情是我那时办不到的，因此我感到很紧张，于是我开始接触人们，

因为看起来他们想为我提供资源，或者给我提供我没法拥有的东西。这也有些令人失望，你知道，如果你来自一个地方，人们说“哦，在那里你拥有一切的机会”，但你却没法拥有这些机会，这很令人难过。

之后我见到了其他人，有时我是完完全全一个人。我真的不知道要如何参与，所以不得不投入大量的精力。但是后来我被选为互联网治理青年联盟的西欧和其他地区团体代表，我想，我大展身手的机会到了。这正是我促进青年参与的时机。

那一年聚焦的是年轻女孩参与互联网治理。我只去了一场讨论会，我还记得[听不清]很清楚。那是一场很棒的会议。超级有趣。对新人非常友好。

人群中有一位女性，绝对堪称一鸣惊人。她很聪明，口齿伶俐，对当时谈论的主题持极端批判的态度。但很有礼貌。所以她讲话的方式是，“不，这绝对是 100% 错误的”。而其他人都会说，“噢，但是我同意…我理解…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而不要对它心灰意冷。”

所以我想，我要认识这位女性。之后她走出会议室，我紧随其后，并告诉她，“我是新人，我非常欣赏你刚才说话的方式，以及你参与这个环境的方式。我还想再谈谈如何促进青年和女性参与到动态联盟以及互联网治理中。”

她说，“可以。”于是她拿起我的手机，输入了她的电子邮箱。而我做的就是，目送她离开。我坐下来，拿着我的笔记本，打开它，并开始打字。很快我就发出了一封电子邮件，满怀期望，但它被退回来了。我想，“哦，也许我弄错了。”而它又被退回来了。后来

我在网上确认。你的电子邮箱是什么？但她只存在于新闻稿中。没有她的个人档案或其他任何信息。我当时想，“噢，好吧。”那真是遗憾。也许我之后还会碰到她。几小时后到了午餐时间。我见到了我在欧洲理事会认识的人。我告诉他这件事，他说，“哦，我认识她。我给你她的电子邮箱。”

然后他给了我三个电子邮箱，我这才发现她给我的邮箱是假的。所以她给了我一个假的电子邮箱，这令我倍受打击。令我感到十分心寒的是，她不是说，“很抱歉，我没有时间。我要去其他地方。”实际上她主动给了我一个假的电子邮箱，里面的公司根本就不存在。我感到很伤心，我说，“哦，你知道。在被各种机会包围之后，人们看起来充满善意，但那真的是善意吗？他们向我表达出善意，但实际上并没有给我提供渠道？”

我真的很受打击，我想，我会去参加剩下的会议。但我再也不会做任何事了。今天之后，我就退出。我要去看喷泉。我要去看巨型椅子 — 因为我们可是在日内瓦。我要去吃遍芝士火锅。那才是我的首要任务，而不是去做其他事情。所以我受够了。

最后，我站在那里和其他年轻人交谈。他们问我明天会不会来。我说，“我永远都不会回来了。”后来那个男人，那个 RIPE NCC 成员，站在大厅的另一边，说，“嘿，纳蒂亚”。我说，“哦，你好。”于是我走过去。他说，“你好。我要和 RIPE NCC 出去聚餐。你想加入我们吗？”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在意？你为什么想要我来？

于是我支支吾吾地说，“哦，你知道…”还有一点就是，陌生人的危险。我是女的。所以会担心陌生人带来的危险。当时我有这样的

顾虑，但是你知道，这其实是一群很棒的人。他们有男有女。于是我和他们一起去了。

我确实抓住了这个机会，我坐在他们当中，了解到了许多关于这个互联网治理结构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事情。我了解了很多的历史。我们谈论了后面的主题，像互联网绿化，IPv4 会如何在某个时间点被用尽，以及对此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已经探讨过如何对平台问责。当时 Facebook 正在被追究内容审核方面的责任。我们谈论了是否要追究域名注册管理机构等在这方面的责任。

因此我对即将讨论的主题有了大量的了解，对此我非常感激。后来真正改变我的事情是，他问我，“我明天会去参加那场会议，你要来吗？”

我说，“哦，要。当然。”于是第二天我到了会场，坐在后面的位子。他发现了。他坐在前面。他发现了，然后站起来，坐到我旁边，说，“我们谈谈这场会议吧。”于是我们谈了一会儿。

后来，直到最后的派对结束前，在那一周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但这确实改变了我想要参与的愿望。后来，他介绍我进入了 EuroDIG，还有 YOUthDIG。这就是我的参与过程，我注意到前面两位演讲人也是这种情况。居尔和奥克也遇到了鼓励他们的人，并由此带来了一切改变。

作为一个年轻人，当你要尝试融入互联网治理时，可能会非常艰难。而且它对我们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样子。居尔已经提到，在结构方面，关于社群建设，日程管理。奥克的加入经历更全面也更正面，帮助他迈向一个坚持互联网治理的未来，他感觉到自己非常受欢迎，并有力量开展一些像设立荷兰青年 IGF 这样的活动。

对我而言，我最终运用自己的研究经验，观察利益相关方对互联网治理的参与情况，并创造这类渠道和参与机会。当我们也在谈青年参与时，我想要谈谈第四个人。我们邀请了第四个人。实际上我们从政府邀请了多位第四人。

但问题是，如果你在这个结构中是个年轻人，需要请求许可才能谈论你在这类活动中的参与情况。而他们并没有获得允许。尽管他们有空，有时间，也愿意分享他们的故事，但他们所在的组织不允许他们分享自己的故事。而我觉得特别惊讶的是，因为我想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尾，我们三个人都是。

我事先对此一无所知，但荷兰人，创新，我们都在做项目，我们会朝着未来的方向努力，创造我们希望在社会中看到的变化，并努力做出贡献。我认为这是荷兰人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的一个非常强大的[资产]。我们试图成为颠覆者，试图支持数字转型。

在此，我希望能听到更多来自社群本身的声音。非常感谢邀请我们。

亚当·匹克：

非常感谢，纳蒂亚。如果你在讲那个故事时，我看起来像在不恰当地微笑，我表示歉意，因为我确实认识这个人。我中途想起了你说的那个人是谁，给你帮助的人当然是 RIPE NCC 的克里斯 (Chris)。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是你所加入的团体中的一员，很高兴在那几年能见到你。

因此，我向所有可能看到我微笑，并认为那样不妥的人道歉，我只是想起了那段往事，想起了克里斯和 RIPE NCC 的其他人给你的帮助。我很高兴我也是其中的一份子，但我的帮助可能不及他们。

但是，无论如何，非常感谢你的演讲。我认为其中透露的讯息是关于建立信任和接受帮助。这是你所需要的，特别是当你走进一群人当中，而这群人又自称是一个社群。我想 ICANN 对此感到非常自豪。我们喜欢把自己说成是一个社群，但社群有时是很难进入的。所以，我认为让新人感觉到自己受欢迎，确保他们不会感到无所适从，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鼓励人们参与进来的关键事项之一。

非常感谢你们分享自己的遭遇。和你们共事非常愉快。

奥克，我看到你举手了。你想发表一下意见吗？

奥克·帕尔斯：

是的，简短说一下政府不允许也受到邀请的培训生来参加本次会议的事情。根据我的经验，我不想引战，但政府也是相当支持的吧？在过去几年里，他们允许了 20 名学员来参加 IGF，而且也邀请了他们或补助了他们的差旅费。而我邀请的人中，有一个人很遗憾正在度假，所以她不能参加。

亚当·匹克：

谢谢奥克。我知道荷兰政府一直非常支持年轻人，无论是在政府组织本身，还是在其他方面。所以，谢谢你。



---

那么，让我们继续，接下来请各组织的成员进行回应和评论，我找不到更好的词了。马腾，你愿意先讲两句吗？来自 SIDN 的马腾·西蒙。

还有马腾·波特曼，我会在西兰努什和厄基思之后请你发言。

马腾·波特曼： 务必在名字后面加个后缀。

亚当·匹克： 行。我会叫你先生。马腾，有请。不管怎么说，谢谢。

马腾·波特曼： 你以前叫我“马腾 [2 号]”。所以我会这么说。

马腾·西蒙： 这确实很复杂。我们经常在 ICANN 会议上碰到，然后会互相打招呼说“你好，马腾”。

大家好。这次是马腾·西蒙。我来自 SIDN，荷兰域名 .nl 的注册管理机构。当然，由于工作原因，我也参与了 ICANN 的工作。我是法律和政策经理，也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互联网治理环境。

我必须承认，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才发现这方面的失败，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情，鼓励年轻人进入互联网治理环境，这是为我们自己，为零开始的 .nl — 为围绕 .nl 政策的一系列咨询。我们从来没有特别邀请过年轻人，甚至…我必须承认，他们不在那里也是因为他们不会自发过来 — 当然，如果是在围绕域名之类的不太具体的讨论中。

然后对我们来说，我们几年前就开始了互联网治理，我想也是在起步阶段，我们试图推动更多人参与进来，不是专门针对年轻人，而是让大家参与到互联网治理中。因为我们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有一些非常重要的讨论正在进行，我们认为，来自荷兰的更大范围或更广泛参与将是非常有价值的。

因此，我们开始与荷兰政府一起推动这方面，同时也联手了奥克已经提到的 ECP。我们设立了荷兰 IGF。从那以后，我们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我想建议设立一个青年版。我必须说，我的想法是，好吧，这对达到教育目的有好处。他们可以了解原来讨论[听不清]一些话题。

但是我们也纳入了竞争。在荷兰青年 IGF 期间，比赛的获胜者可以来参加下一届 IGF。我们将支付所有的费用 — 机票等等全包。当我们和荷兰代表团一起出差时，我们都会努力组织一些活动。通常，我们住同一家酒店。我们尽量住同一家酒店。我们试图在会议之前留出一天时间，与荷兰代表团的所有成员一起做一些事情。

后来我发现，有年轻人在旁边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会更有趣。但这也是他们不那么…他们很新鲜。对他们来说，讨论往往是新的，而我们有时…我们进行这个讨论已经很多年了，10 年了。有些更长。而且，是的，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但是，嘿，我们发展了我们的讨论，我们在那里。

有时回到起点是件好事，因为年轻人作为局外人，会提出我们一开始就处理过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讨论过程中渐行渐远。

我还发现，年轻人倾向于不约束自己，因为他们不确定自己是否掌握了全部的事实和信息。他们更多的是在学习，所以会站出来提问

或者建议他们认为还不错的事情。这样会给讨论带来一些新的、非常有帮助的观点。

而且，当然，我们谈论的是他们的未来。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争论。有很多人…的确，无论如何，你需要新人加入互联网治理的讨论，也需要新人加入组织本身。

但是，它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我想我们试图…SIDN 试图促进参与，并始终对问题持开放态度，并告诉人们，好吧，但你了解这些事吗？有什么工作正在进行？我们能帮忙吗？或者诸如此类的问题。

我必须说，对，我理解这种困境，因为当然，我听说过两种困境。一种当然就是财务部分。如何才能去参加 IGF？这个活动并不便宜。如果你去…活动本身是免费的，但出行和住宿不是。而且你还得吃喝。我们在 SIDN 的支持下，与政府部门和 ECP 一道，总会有一些人去参加 IGF。当然，会有一些限制。只有几个人。

另一种困境就是真正参与其中。我想说，我认为荷兰代表团是证明如何让人们参与进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比如我们也支持 EuroSSIG，互联网治理暑期学校，并一直支持两名同事加入那里，以进一步了解信息和讨论的背景，同时认识各种各样处于相同位置的人和在这个领域非常有经验的人。

我还能继续说下去吗？也许不可以。下面要请我在 RIPE NCC 的朋友发言。

乔治娜·佩特洛娃：

谢谢。

---

克里斯·巴克里奇： 乔治娜，有请。

乔治娜·佩特洛娃： 我应该开始了吗？好的。我是乔治娜·佩特洛娃。我在 RIPE NCC 工作。今天我主要准备谈两件事。首先，我想说说我是如何踏上互联网治理的旅程的，与奥克、居尔和纳蒂亚已经分享的经验类似。其次，我想谈谈 RIPE NCC 为年轻人所做的事情。

我在互联网治理方面的旅程开始于大约七年前。即使在那时，我也不是真正的青年，因为我已经工作了 10 年。但是，如果你和我一样，已经在完全不同的领域工作了几年，我仍然鼓励你参与进来，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领域。

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读了这本书 — 我会把链接放在聊天室里 — 《互联网治理入门》(Introduction to Internet Governance)。这本书的作者是 Diplo。当你点击这个链接时，实际上会看到这本书还有法语和西班牙语的翻译版本。我知道这次会议也有法语和西班牙语的翻译，所以也许你们会对此感兴趣。

这本书有七、八个章节，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是，它会定期更新。所以，在我读它的时候，我想是 2013-14 年，其中的一些事情是在前一年发生的。所以，特别是对日新月异的互联网而言，这一点真的很好。我确实有这样的感觉，觉得自己读到的是最新的信息。

然后，我做的下一件事是，我去参加了互联网治理暑期学校。我去的是 EuroSSIG，我也把链接粘贴在了聊天室中。每年它都在麦森举办。持续大约一周。我想如果你自己找不到，可以选择赞助。

我真的很喜欢我在那里度过的一周，因为他们还邀请了很多非常高水平的演讲者。因此，这对建立联系很有帮助，而且还能向你介绍互联网治理领域发生的一切。之后我们也做了很多务实的事情，特别是在晚上。我非常喜欢这一点。

我还想在聊天室推荐另外两所暑期学校。所以，这是这个 SIDI。我想他们两年前就开始了，创办了这个互联网治理、数字政策和创新学校。实际上，本周已经开始了线上活动，所以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明年申请参加。

然后还有 6 月 26 日和 28 日的 YOUTHDIG。同样，对于今年，我想他们已经结束了一轮申请。但记得明年申请。

我想这两个组织也都提供了赞助选项，所以请记住纳蒂亚之前所说的，你如何负担所有的旅行和酒店费用。

然后是我做的其他事情。我做了两个在线课程，我打算在聊天中也粘贴一些有关信息。第一个是来自 Diplo。也就是写这本书的那个组织。我参加的在线课程是关于网络安全的，但他们也提供其他课程，像互联网治理入门、IT 与政策、数字商务。

我不太记得了，但我想这个课程是收费的。有两种不同的选择，比如说，如果你真的想把它计入硕士学位，那就必须多付一点钱。但你也必须参加考试。他们会给你一个正式的证书。如果你只是想上课，因为你发现公众感兴趣，但是你对这个证书不感兴趣，那么就可以少付一点钱。

我非常喜欢 Diplo 的课程。它是线上的，每周我们都必须阅读一个章节，然后在该章节中，我们可以发表自己的评论或问题。其他人

---

可以看到我们的评论或问题并作出回应。所以，这真的很好。我们可以和来自非洲、亚洲和美国的人交谈。由于时差的原因，他们不可能总是参加在线会议，但你可以阅读他们的评论，这真的就像一个全球性的经验，对某个互联网治理问题有不同的观点。

接着，我做的另一个课程来自 GSMA。那个课程是免费的，我想。我所做的是关于手机隐私的课程，但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其他相当多的选项 — 5G 和类似的科目。

接下来是最后一件事。基本上，我也参加了相当多的互联网治理活动 — 互联网治理论坛，有欧洲的 EuroDIG，还有东南欧 SEEDIG。所以，我会在这里粘贴 EuroDIG 的链接，因为它即将在本月底，也就是 6 月 28 日至 30 日举办。而且注册免费。它是线上的，所以参加没有任何费用。如果你想更多地参与进来，了解当前的情况，不妨参加这个活动。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入门介绍。

所以，这有点像我对互联网治理的一个参与历程。实际上我现在更多的是参与今年的活动。我正在帮助 EuroDIG 组织一些会议。所以，其实…我的意思是，你只要慢慢开始，然后 — 就像奥克、居尔和纳蒂亚分享的那样 —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慢慢增加参与度。

现在，到了我想分享的第二部分，RIPE NCC 是做什么的。很简单，RIPE NCC 是一个地区互联网注册管理机构。基本上，我们向网络运营商 — 也就是希望拥有自己网络的公司 — 主要是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还有其他机构如大学、政府、银行、机场等提供互联网网块。我们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在那里我们规定谁拥有哪个网块。

因此，简而言之，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但我们也有一些辅助性的工作，互联网治理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组织…我们提供一些面向年轻人的机会，我也会把它们粘贴在聊天记录中。

其中第一个机会是 RIPE 奖学金 (RIPE fellowship)。我们每年组织两次大型会议，称为 RIPE 会议。在现场举办时，可能会有 500-600 人参加。在网上，有更多人报名，超过 1000 人。

这个会议有点偏技术，但也有一些政策讨论。我所说的技术是指像地址政策工作组、开源、测量和分析、物联网、DNS 之类的内容。但我们也有一个关于与政府和其他组织合作的工作组。这可能是有意了解互联网治理的人最感兴趣的一个。

我们提供的奖学金是为我们服务区域的人提供的，也就是欧洲、中东和中亚部分地区。就像纳蒂亚所提到的，它有一点附带的条件。我们会要求所有学员在会后写一份报告，告诉我们他们觉得会议怎么样，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么做只是为了确保人们真正有兴趣参加 RIPE 会议，而不是把它当成度假。

我们提供的另一个机会是 RIPE 会议指导 (RIPE Meeting Mentoring)。尽管这其实不是参加会议的财务补助，但当你来参加会议时，可以分配到一名导师，他/她可以把你介绍给其他人。

亚当·匹克：

抱歉，乔治娜。我可以打断你吗？因为我们的时间快到了。我们只剩下没多少时间了。很抱歉，今天的会议比较短。不管怎么说，非常感谢，乔治娜。

---

乔治娜·佩特洛娃：                    好的。

亚当·匹克：                            在会议结束之前，还有厄基思和西兰努什要发言。但是，谢谢。感谢你提供的所有链接。它们非常有用。克里斯，希望你没意见。非常感谢。

有请西兰努什和厄基思发言。谢谢。

厄基思·拉玛吉：                    谢谢，亚当。大家好。非常感谢有机会参加这次讨论。这里有很多不同的线索和吸引人的故事。

我叫厄基思·拉玛吉，在 ICANN 的职责之一是帮助监督我们的新成员计划。ICANN 作为一个组织和社群，自成立之初就为降低参与障碍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时至今日，这也依然是我们大家工作的一个主要重点。这意味着要确保那些来自代表性不足的社群的个人和团体有机会参与 ICANN 的工作，否则他们就无法参与。随着 ICANN 的不断发展，我们社群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我们的目标是确保这些计划能够反映这些需求和优先事项。

这让我想到了青年参与这个具体的主题。如果非要对我们的方法进行定性，我会说它是相当全面的，而且是脚踏实地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是多层面的。对吧？所以，它以官方计划的形式出现。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熟悉 ICANN 英才计划和新生代计划，这些计划通过与外部组织和机构的合作以及赞助开展。我们希望能够借此吸引和支持那些渴望参与并为我们的工作做出贡献的个人。



那么，我们究竟做什么和怎么做？我们从经济上支持人们通过我们的新成员计划参加 ICANN 的会议。每年大约有 180 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把重点放在能力发展活动上。在 ICANN 会议之前、期间和之后，都会开展大量的技能和知识建设工作。

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在线学习平台，称为 ICANN 学习中心。它对知识建设非常重要，也有助于满足某些先决条件，并简化人们进入 ICANN 的程序。

最后也很重要，我们有一个完善导师制度，由 ICANN 社群任命的个人主导这些计划。我想说的是，指导部分相当重要，特别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并在现有和未来的社群成员之间建立起比较深的信任。关于这一点有多重要，我们在今天的讨论中已经听到了很多。

而且我们的计划既是地区性的，也是全球性的。当然，它们也迎合了不同的年龄层。我们来自全球利益相关方合作团队的同事们在地区一级亲力亲为，他们也在 ICANN 会议之外做了大量的工作，以帮助建立这些强大的网络，并继续在当地环境中教育和吸引年轻人。

由于时间关系，我就说到这里，亚当。我知道我们只剩下两分钟的时间，但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很高兴回应任何问题或意见，或参与讨论。

亚当·匹克：

非常感谢，厄基思。西兰努什，你想说点什么吗？之后我想，与其由我总结，不如让今天到场的 ICANN 董事会主席马腾·波特曼说几句。

---

所以，西兰努什，请你简单说几句，然后请马腾·波特曼发言。所以，西兰努什，请你至少在打完招呼后再移交给马腾。我们希望能听到你的声音。谢谢大家。

西兰努什·瓦尔达尼扬： 谢谢亚当。我的发言将非常简短，因为我已经发了英才计划和新生代计划的链接，以及 ICANN 学习中心门户的链接。对这些计划感兴趣和希望到 ICANN 学习中心去学习一些课程的人，可以随时点击参与。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很乐意回答。你们也可以随时给我发电子邮件，提出问题。

厄基思谈到了能力发展。这是我们为所有英才计划和新生代计划学员提供指导的初衷，我们会在召开会议前的两三个月把他们挑选出来。所以，在正式开会前的两个月里，他们会接受导师的[一些]培训，让这些新人在参会之前做好准备，了解什么是 ICANN 生态系统。

而且，他们还会参加一些真正知识丰富的课程，我们会在这些课程中解释 ICANN 生态系统和不同的 ICANN 社群。因此，他们在来参加第一次会议之前就学习了很多东西。然后在会议上，我们对他们进行为期一周的现场培训。现在我们已经转到虚拟培训，但这是我们培养他们能力的方式。

我就说到这里，因为可以说的东西很多，但我知道我们没有时间了。亚当，交回给你。

亚当·匹克： 谢谢西兰努什。交给你了，马腾。非常感谢。

马腾·波特曼：

好的。谢谢，亚当。谢谢西兰努什。谢谢厄基思。谢谢大家。当亚当说我深入参与了荷兰互联网治理社群时，我必须要说，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没有见过你们任何人。但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而且我还必须说，作为主席，确实会和其他流程有点脱节。因为没时间，我不得不减少对一些项目的参与，其中也包括我在荷兰参加的项目。

不过这个选择似乎也不赖，因为这是一个空间，互联网，为我们所有人服务。能够为它做出贡献，而且是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也是令人鼓舞的。我想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体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演讲者，我曾有幸和他们一起吃饭、喝咖啡、喝啤酒，或者甚至在某个小组中被他们中的某个人管理过。这一点真的很好。

就像亚当所说的，除非一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新人加入，否则多方利益相关方社群就无法发展。但是，也要继续和那些已经胡子花白的成员合作，比如已经脱发的奥克。你得为下一代着想，奥克。

所以，再次对大家表示欢迎。你们可以在网上找到电子邮箱和链接，方便联系到厄基思和西兰努什等人。董事会其实和组织、社群一样，非常清楚这种人才接续的重要性。所以，这是我们首次为新成员以及英才计划和新生代计划学员举行的两场会议。我看到会议室里有一些英才计划和新生代计划的学员。事实上，西兰努什也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的两位董事会成员也是从英才计划学员开始的。

所以，即使在初期可能看起来不堪重负，但你会发现互联网治理中其实大有可为，你们可以做出一番贡献。所以，请找到你的位置。期待与你们见面，如果年前不行，那么希望至少在明年海牙的 ICANN74 上能见到你们。

---

亚当·匹克：

非常感谢，马腾。感谢大家参加。请考虑加入进来。

我想本次会议到此就结束了。谢谢各位演讲人。谢谢梅嘉丽。也非常感谢技术支持。让我们在未来的会议和 ICANN71 上再见，哦，也就是一周后了。所以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再见。

[会议记录结束]